

大法使我变得宽容善良

【明慧网】我自小生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中，父母脾气暴躁。我从小体弱多病让父母受了不少的累，因此父母常常把气撒在我的身上，暴打我，用很伤人的语言骂我。因此我变得内向而自卑，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自小就有很强烈的了断红尘去出家的念头。

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一所中专院校。就在这所学校我得法了。我们学校旁边是一个炼功点，我每天和同修们一起炼功学法，那是我快乐的一段时光了。可是，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嫉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善意对待丈夫、公婆

迫害发生后我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有外界邪恶制造的恐怖氛围又有来自家人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变得很消沉，后来我结婚了。丈夫也是一个性格暴躁的人，我们时常发生争吵、打架，我常常被他打得鼻青脸肿，我们就象前世的仇人一样互相伤害。

有一次晚上，我刚出门他就把我锁在了门外，我一个年轻的女人大晚上在外面无处可去，这使我异常地惊恐和害怕。我的家也成了不安全的地方。我活得真是身心俱疲。

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二零零四年我又走上了返本归真的路上。

我心中积聚的怨恨太重了。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把它去掉。当然这是一个艰难的修炼的过程。丈夫常常在网上和其他女人聊天，他常常深夜不归，甚至很多时候夜不归宿。经常喝酒，打麻将，去歌厅唱歌。而我们生活拮据，没有房子，而且开始的时候我们和幼小的孩子住在没有暖气的出租屋里。丈夫什

么家务都不做，我既要照顾生意，又要做家务和带孩子，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可是他却玩得不亦乐乎，还经常撒酒疯，打我，打孩子，用极端的语言骂我和孩子。这就是我的家庭环境。

因为我积聚的怨恨的物质太多了，一开始去并不容易，我常常为我的遭遇流泪，常常感到不公。我要按照师父说的做，不但不恨他，还要谢谢他，要发自内心地对他好，要感受到他的不易。

渐渐地我开始转变，他发脾气时我不再和他理论和争吵，我不再怨恨他，开始体谅他，为他洗衣做饭，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虽然以前也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那时是带着怨恨做的，现在是乐呵呵地做的。我不再过多地干涉他的生活，不再认为我是对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要了的缘和怨，好多事情由不得自己。我能做的就是善待他，让他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在未来的大劫难中能够留下来，得到大法的救度。

我们把公婆接来同住，这也让我修去了许多现代人的变异观念，我原来不愿与公婆同住，对公婆很疏远，不愿被他们约束和教训。在师父大法的教导下，我懂得了孝顺公婆，宽容忍让，我的思想开始走向传统，同化大法。

现在丈夫变得越来越顾家了，并且负起了养家的责任。有人问我丈夫：你天天在外面跑，外面有女人吗？我丈夫说：我不会那样做，我媳妇这么好，我那样做能对得起她吗？朋友给我讲起丈夫和他们说的话，我真的很感慨，大法挽救了我濒临破碎的家庭，化解了我的怨缘。



大法使我不计个人恩怨

我家姐妹两个，妹妹嫁的很好，生活富足，在我们这座房价相对较高的城市拥有多套住房和门市，妹妹生活既有钱又有闲，经常去旅游，去和朋友吃饭玩乐。而我生活拮据，天天又忙又累，家庭负担很重。父母和妹妹对我很是轻视。妹妹也是以己有笑我无，经常对我讽刺、挖苦，至于对我帮助和提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父母也经常在我面前提起妹妹给了他们什么，但对我的付出却似乎视而不见。

现在我不再计较这些，只尽心地对待父母，给他们买东西，给他们钱，他们有病时我尽心的守候，妹妹受伤时我也尽心地照顾，我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不介意他们对我怎么样，只希望，她们能在大难来时得到大法的救度。妹妹退出了团、队组织，父母也接受了护身符和真相台历。能使他们得到大法的救度是我的使命，至于其它的一切随缘，债要还，恩要报，一切顺其自然。

大法使我内心平静恬淡，使我变得更加的宽容和善良。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文 / 河北大法弟子◇

原甘肃庆阳市西峰区政法委书记张鹏瑞的恶行

【明慧网】〔中国甘肃来稿〕张鹏瑞，男，汉族，一九六九年八月出生，庆阳市宁县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任庆阳市西峰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二零一六年九月至二零二一年一月任西峰区常委兼政法委书记，二零二一年一月曾公告其任市委部门正职（具体职务在他的简历上没写清楚，可能是恶党的所谓保密单位或是特务机构，不向社会公开），二零二三年六月至今任庆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鹏瑞任庆阳市西峰区宣传部长时，紧跟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大肆妖魔化诬蔑法轮功，开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通信短信、墙报标语、宣传车辆、巡回演讲、大街小巷悬挂横幅等各种恶毒手段，毒害广大民众，把恶党的语言暴力发挥到极致。由于西峰区是庆阳市委、市政府驻地，是庆阳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对全市乃至周边地区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张鹏瑞任职政法委书记后，以为“刀把子”大权在握，滥用职权，直接指挥公、检、法、司等机关迫害大法学员，即使疫情最严重时间，也没有放松迫害。在他任职几年里，有四名法轮功学员王玉茹、蒋良喜、左粉兰、吴佩云被迫害离世；曹稳梅被非法冤判，还有多名学员及其家人不时遭到骚扰迫害，给他们身体及精神造成极大伤害。

法轮功学员遭迫害严重案例

金秀兰女士，庆阳市西峰区肖金镇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被非法劳教一年，流离失所五年，非法刑事拘留三次，非法行政拘留二次，几次进洗脑班、多次被抄家监控、骚扰不断。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上午，庆阳市肖金镇派出所、司法所不法人员到金秀兰家敲了两次门，当时金秀兰没在家，其丈夫没给开门。从二零二

零年十月十二日起，西峰区肖金镇派出所副所长范哲等警察、肖金镇综治办成员张岁旺、芮岭村村支书祁召生等五六人，对肖金镇法轮功学员金秀兰连续骚扰达十二、三次之多。金秀兰不在家，他们就强迫金秀兰的丈夫领路到各亲戚家寻找。由于长期迫害，她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九日含冤离世，终年 71 岁。

蒋良喜，男，企业退休职工，西峰区彭原乡人。夫妻二人都是法轮功修炼者。修炼前，两人疾病缠身，医治无效；修炼法轮功后所有疾病全都不治而痊愈，人也精神起来了，家人也受益匪浅。于二零一七年二月，在中共长达十八年的精神迫害和身体摧残中离世，终年 77 岁。

左粉兰，64 岁，西峰区肖金镇人，农村妇女，修炼法轮功之前，身体患有多种疾病，长期吃药也不好转。一九九八年十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一月后，身体上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了，走路一身轻，心情也好了，感觉自己找到了生命的归宿。但在二十年的残酷迫害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二零一八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含冤离世。

吴佩云，男，71 岁，西峰区肖金镇人，原为兰州化工机械厂工人，一九九八年退休回家。因妻子修炼法轮大法，一身疾病全好了，还变的宽容大度。大法的超常感召力，使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全家人都身心收益。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邪恶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二零零零年十月初八，他和八个学员一起上北京上访，回家路上，被西峰公安局警察半路上堵截到车站，几个学员分路走脱。二零零三年三月初六，与一学员晚上挂横幅，被肖金治安员刘宏伟诬告。三月初七，到集市卖花，肖金派出所所长张晓华、张正华等三人，非法闯到其家，将院子里的菊花根用铁锹翻

出来，逼问其妻子横幅真相资料的下落，妻子不说，把妻子绑架到派出所，铐在车上，又把吴佩云从集市上绑架到派出所，搜走了身上带的一百八十元钱，逼问另一学员的名字。张晓华拿钢制火钩打他的手，葛兴虎打了一耳光，下午和另一学员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三月初八，葛兴虎等人非法抄家，被刑事拘留一月。由于遭受长期残酷迫害、恐吓骚扰，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于二零一八年农历九月二十八，含冤离世。

王玉茹，女，西峰区人，以前患有高血压、老年气管炎、妇科病、神经性头疼、头晕等多种疾病；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后这些顽疾全消。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为捍卫大法、维护大法，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去北京上访，在京被抓被打。后被当地警察不时的骚扰、威逼，她从未放弃修大法。由于遭长期迫害，旧病复发，于二零一七年五月离世，终年 87 岁。

曹稳梅，女，现年 68 岁，西峰区人。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曹稳梅和法轮功学员曹明在庆阳市正宁县周家乡街道给民众派发真相台历时，被周家乡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正宁县看守所，正宁县公安局后将二人构陷到法院。正宁县法院约于二零一六年二月对曹稳梅非法判刑三年缓四年；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对曹明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大年前后，因武汉肺炎疫情凶猛，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全力讲真相救人，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学员，曹稳梅被绑架、非法抄家、罚款，被董志镇派出所非法关押审问后劫持到区看守所，一直被非法关押。二零二四年四月获知：曹稳梅已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五年。◇



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